想起焦志敏

延　靜

我和昔日的中國乒乓球世界冠軍焦志敏初識在平壤，交往於漢城（今首爾），近日從網上看到她在韓國《朝鮮日報》上發表一篇文章，讚揚中國乒乓球隊常勝不衰，這又引起我對往事的回憶。

那是一九九二年中韓剛建交，我到漢城赴任不久的事。一天在樓下大廳，偶然看到一位女性，正在與使館同事打乒乓球。她身材高挑、容貌端莊，乒乓打得有板有眼，因爲幾年前在平壤見到過，一下子就認出是焦志敏。我上前打招呼，她很高興與我再次見面，說她準備回國來使館辦簽證，還留下聯絡地址。那之後我們有過幾次交往，其中一次是我們夫婦請焦志敏和她的丈夫安載亨來使館做客，他們還帶來了三歲的兒子。我們一起品嘗了使館廚師做的純正中國料理，相互交談甚歡，安載亨的中文也已說得很流利。記得當時焦志敏談到她嫁到韓國來生活得很不錯，但談的更多的是，乒乓球給她帶來無限快樂，也給她帶來不少坎坷。

焦志敏出生在黑龍江，從小酷愛打乒乓球，經過嚴格刻苦訓練後，被選爲國手並多次獲得全國冠軍。她代表中國參加國際比賽也獲得好成績。但後來，她在國際球場與韓國選手安載亨相識並墮入愛河後，卻經歷了意想不到的磨難，她的婚姻拖了幾年才得到有關部門批准。她到韓國後仍心有餘悸，不敢出任國家隊教練，只盼着自己早一點懷孕。一九九五年，我國一位領導人訪問韓國，焦志敏身着韓服出席了歡迎宴會，見我們時很不自然。

一九九七年前後，焦志敏終於離開乒乓球台，投身韓國影視界，參與了電視劇《兒媳婦三國志》的拍攝。那是一部反映中日韓三國兒媳婦不同性格和心理的喜劇片，焦志敏在其中擔任了中國兒媳婦的角色。她本來長相出衆，到韓國幾年韓語也說得不錯，所以她扮演的角色取得成功，一時在演藝界名聲大噪，民衆中也獲得好評，韓國老百姓都很喜歡她。離任前我本來想再見見她，但終因日程安排太緊未能如願。

然而沒想到，後來在一次去韓國的飛機上，我又意外地見到焦志敏。寒暄後，我問她在做什麼，她說她開了一家公司，來往於中韓之間，搞點貿易。我有點吃驚，她解釋說，她覺得做這個很適合，中韓貿易發展前景廣闊，她的公司經營得也不錯，有時候還可以爲她的家鄉黑龍江做點事情。我又問她是不是離開了乒乓球，她堅定地搖搖頭，說她的丈夫還在做乒乓球教練。

現在又過去五、六年，不知焦志敏在做什麼。但是從她發表文章來看，不管她現在做什麼，還是在傾心關注着、鍾情着乒乓事業。我也想到，焦志敏之後，又有多少原來的中國乒乓女傑，活躍在今天世界乒壇上，這次就代表着不同國家來到北京參加了奧運會比賽，而她們沒有再經歷焦志敏那樣的艱辛。我更想到曾經是中國女排「鐵榔頭」的郎平，現在出任美國女排的主教練，率領球隊在本屆奧運會上取得優異成績，從而得到國人的熱烈稱讚。體育是沒有國界的，我想，焦志敏的痛苦已經過去，說不定有一天還會重新回到乒乓球台前，即使不會，她也不會忘記這項她終生熱愛的事業。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於北京）

焦志敏與韓國丈夫安載亨一起接受電視台採訪　（資料圖片）

桂雨來襲

藝苑咀華

張抗抗

「宋雨桂」這個名字從眼前閃過的時候，每次總是讓我想起金秋十月的杭州，滿城滿處的桂花樹，那個季節的西子湖畔，處處「桂林」。偶有金色銀色的十字形小花，有心無心地間歇跌下，匝地無聲。一陣風來，朵朵桂花如細雨揚揚灑灑；無風之時，輕輕搖一搖桂花樹幹，那香濃綿密的桂花雨，金色瀑布似地砸落下來了。

桂花任憑落在哪一位賞花人的頭頂，那人就好似戴了一頂隱形的桂冠，有了昂首的氣度；落於誰的衣衫，誰身上就有了拂之不去的貴氣，走起路來步步含香。桂花慵懶地落入半盞清茶杯裡，綠波上漾起淺淺的漣漪，然後漸漸沉下去，半浮半潛，把茶水滴滴染透，竟然將一杯清茶改了顏色，熏成了濃郁的桂花香茶。

桂花雨——時而以豪雨如注的姿態，猛然襲來，恣意汪洋。

桂花雨——時而卻是溫婉柔情的別一種模樣，輕盈細膩，絲絲入扣。

以桂花雨這般亦動亦靜、亦輕亦重；亦厚亦薄、亦剛亦柔的品性來看，雨桂兄和桂花雨，可有一比。桂花雨之灑脫靈動、桂花雨之天然豐沛，與雨桂兄的山水寫意畫作，那般氣勢洶湧而又精緻細微的藝術風格，可有一比。

然而，雨桂兄和桂花雨，從地域上看，卻是南轅北轍。雨桂兄生於遼寧，早年習畫於魯藝，初學版畫，其後博採衆長，融會貫通，畢竟有故土先天賦予的粗獷之風；雨桂兄爲人耿直豪爽，地道一條東北漢子，性情頗得原野山川的浩然之氣。西湖桂雨並非畫案雨桂，江南絲雨亦非北方驟雨。同一個雨字，卻分明十里不同天。家植桂樹和雨桂的「野生山水」（馮驥才序語），同一個桂字，更是南北不同軌。

我卻偏要把南方桂雨之秀，與雨桂兄調水潑墨之藝，固執地紐結在一起。

異同何在？只一字，因一個「品」字——桂花雨和雨桂之畫，均可久久品味、均是耐人尋味、餘味綿長的浪漫品性；均有着來自天地雨露日月精華的脫俗超拔之「品相」。

雨桂兄水墨畫作的藝術成就，在畫壇早有定評。欣賞雨桂兄的畫作，讓人一眼可識、一眼鍾情的，往往是畫面渾然天成的氣韻和意境。然而，我讀雨桂，卻是苦研多日，方悟得點滴心得；如在桂花雨下坐禪，一杯清茶在手，從容細品慢嚼，才覺口有餘香——

《甦醒》作於一九八四年，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雨桂兄橫空出世的代表作。在全國美展展出之時，該作品前被衆多觀者圍得裡三層外三層，是雨桂兄震撼美術界並使同行們折服的成名之作，直到今天還時常被人談論。其構圖大氣磅礴，飽滿深厚，山水樹雲，萬象旋轉、萬物萌動，在世間生命大循環的輪廓中變幻流動。畫中似有一股宇宙旋風，由山水間穿行而過。在雨桂兄筆下，春的跡象隱沒在朦朧混沌之中，卻有絲絲線條清晰可辨——岩石的紋路如同冰雕一般顯示出刀刻的印痕、團團雲霧飄忽飛散；遠近的樹冠樹梢，從寒春的殘雪中冒出依稀新芽、融化的雪水，幽深寧靜……

《甦醒》喚醒了中國水墨寫意的基本技法中，原本對物體並不「在意」的脈路肌理。也許自雨桂起始，大寫意更爲注重將小細部的筆觸，融入二維平面空間，陡然增加了中國畫的立體感。在那個萬物復甦的季節，雨桂兄內心對大自然的狂熱癡迷、對審美的重新發現、對藝術創新的衝動，與北國的白山黑水一起甦醒，從此生機勃發。

繪畫藝術之「藝」，每一筆落於宣紙，都是藝術家不可更改的一枚印章。

人說智者愛水。雨桂兄因了這個「雨」字，更是樂水無涯，對天下之水，獨有一份鍾愛——近百幅《鄉水篇》系列，《蕩心圖》《無言圖》《海之吟》《煙如》《山雨》等作品，都是水的頌詞。或高歌或低吟、或莊嚴或溫柔。瀑布之水湍急、大海之水澎湃、深潭之水靜謐、河流之水蕩逸。雨桂胸中之水，浩淼洶湧來自天際，落於筆下，本是紙上絲絲縷縷的留白與空隙，卻見浪花翻滾、飛流千尺、波濤起伏、永無止息；只見水平如鏡、水光瀲灩、點點滴滴珠圓玉潤，水花從紙上躍然濺起，濕了觀畫人的衣袖。雨桂筆下之雨，自山岩石縫肆意奔突，率性爽直、通透純淨。方知山泉原是雨水的前世，雨不在雨中，而在世外。

多年來，雨桂兄的山水寫意在畫界享有盛譽，但我卻偏愛雨桂的花卉。面對那些欲說還休、含情銜意、恣意爛漫、充滿「水色」的藍色紫色花叢，猶如窺見了另一個兒女情長、柔腸百結的雨桂兄。一幅《寶娥》，近於透明的潔白裙裾從黑色的深淵中飄然凸現，還其聖潔的女性本色。一幅《追夢》，雜色迷濛的夢幻之境……那個時刻我又一次想點，昭示着人生不滅的夢幻之境……那個時刻我又一次想起故鄉桂花飄香的秋季、想起月宮中清冷孤傲卻總不凋謝的桂花樹。花草無言，卻有無盡的馥郁和意蘊，留待我們於寂靜中聞嗅傾聽。雨桂兄的花卉系列，從雄渾壯闊的天地山水，悄然退至內心隱秘的溫馨一角。至此，他龐大而豐富的藝術宮殿，才展現出完整的風采。

縱觀雨桂幾十年的作品，處處可見他持續噴湧的創新激情；展現出他深厚穩重、兼收並蓄的藝術功底。細品雨桂畫作，「品」出了他在國畫技法上祛舊布新的循序變化。雨桂之「貴」，貴在求新——每一幅畫作，都有其「革故鼎新」的大膽筆墨。當我發現那幅《百合》之時，內心幾近狂喜，與《小夜曲》，吸收了西畫中的印象派技法，「要有光」——在花朵模糊的邊界裡，光感和陰影不邀自來，別有一種寒冷散去之後的溫情與暖意。

雨桂別號「雨鬼」。「鬼才」雨桂的「鬼氣」，幾分冷傲、幾分狡黠，藏而不顯、含而不露。那是他藝術的靈魂——雨之精靈、水之魂魄。從冰雪雲霧氤氳露珠中，冉冉飛升。

在雨桂兄贈我的《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宋雨桂》畫冊扉頁上，他題有一句佛家禪語：「天無言而四時行地無語而萬物生。」繪畫本無言，形色亦無語。惟有不倦的雨聲，於夜深人靜時襲來。在乾旱的北方，因有雨桂用筆呼風喚雨，萬物皆有靈。

雨桂善畫荷，可他爲什麼至今沒有畫過一株桂樹呢？只能想像着滿眼金桂如雨紛紛，香氣從紙上漫溢……暖桂與冷雨，又該是怎樣一番無言的新天地呢？

甦醒（水墨）　宋雨桂

夏萍的幾片「綠葉」

東西走廊

陳魯民

把美麗女子比作花，實在是人類的一大創意，那麼，美麗而又多才的女子，就應該叫「奇花」。像這樣的「奇花」，一片綠葉是扶不起來的，她們理應有更多的護花使者，只把「奇花」拴在一片綠葉上，確實有些「暴殄天物」。

就說說柯德莉·夏萍吧。一九五三年八月，電影《羅馬假日》，讓二十四歲的她驚艷問世，一夜走紅，她的美麗脫俗，典雅嫵媚，常被疑爲天人。她的短髮型成爲國際流行髮型，她的衣服成爲時裝界的新寵，她的皮鞋成爲當年最暢銷的皮鞋式樣，甚至她的獨特的濃眉，也成爲許多愛美女孩子的模仿化妝式樣。求愛的信件更是像雪片一樣飛來，這倒不足爲奇，幾乎任何一個明星都會有這樣的待遇。可你就是美若嫦娥，仙苑奇葩，也總是要嫁人的，只是不知哪一片「綠葉」有這樣的艷福。

第一片綠葉來了。在一九五三年八月《羅馬假日》的倫敦首映式上，夏萍與電影人梅爾·費勒結識。費勒比夏萍大十四歲，他的成熟氣質俘獲了夏萍的芳心，二人很快合作出演《美人魚》並舉行了婚禮。「公主」有了稱心如意的歸宿，二人還誕下愛情的結晶兒子西恩。但之後夏萍的事業一帆風順，如日中天，而男方卻始終在二流角色中掙扎。生活在夏萍光芒掩蓋之下的費勒壓力越來越大，婚姻裂痕漸漸顯現。儘管夏萍試圖挽回，但這段婚姻還是在一九六七年走到盡頭。

美女總是不會寂寞的，第二片綠葉沒讓她等得太久。一九六八年，夏萍在希臘旅行期間邂逅心理醫生安德烈·多蒂。多蒂是意大利人，從少年時開始就是夏萍的崇拜者，此時他以意大利人特有的熱情感染了夏萍。二人不顧年齡的差距舉行了閃電式的婚禮，並誕下一子盧卡。夏萍接受上次婚姻失敗的教訓，徹底息影，準備當全職太太。可是，夏萍在希臘旅行，生性浪漫的多蒂又讓夏萍的夢破滅了，他一次次地出軌，夏萍忍無可忍，這段婚姻終於走到了盡頭。這對夏萍的打擊很沉重，她爲這段不值得付出的婚姻浪費了一個演員的黃金時代。

第三片綠葉，用世俗的眼光來看，似乎比前兩片要逐色得多，而且沒有正式婚約，但卻讓她最幸福。一九八〇年，夏萍與演員羅伯特·沃特斯相遇，這個後來被她成爲靈魂伴侶的男人當時正遭受喪妻之痛，兩顆受傷的心靈同病相憐，緩慢而堅定的靠近。此後二人相濡以沫十多年，直到夏萍病逝。因爲有了羅伯特，夏萍度過了平靜和美的晚年。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日，柯德莉·夏萍與世長辭，最感人的時刻來了。在夏萍的葬禮上，爲她抬靈柩的竟是她的兩個前夫，晚年的同居男友，和一輩子的藍顏知己紀梵希。其實，要論「綠葉」多，她遠數不上，她的好萊塢同行伊麗莎白·泰萊就結過七次婚。但難得的是，這些新歡舊愛們不計前嫌，忘掉恩怨，不辭關山萬里，來共同送別一個他們曾經深愛過的女人，這無意中創造了一個人間奇跡，不誇張地說，具有里程碑意義。當時，美國《華盛頓郵報》曾這樣評價說：「這樣的葬禮，是的，是會令每一個女人羨慕到發狂的」。

那一隻「綠眉毛」

桑飛月

文化經緯

去舟山，海鮮可以不吃，太貴；但朱家尖的「綠眉毛」，卻是一定要去看看的。

「綠眉毛」，望文生義即綠色的眉毛。但在中國歷史上，它是一種古帆船。六百多年前鄭和七次下西洋，它曾作爲忠誠的坐騎，爲中華民族乃至人類的航海史立下了汗馬功勞，成爲一代功臣。

而今，在定海碼頭或朱家尖風景區的烏石礫灘，你可以看到「綠眉毛」的仿古身影。它們披着一身斜陽，在海面上，在草坪旁，靜默沉思。似在回味那風裡浪裡的陳年舊事，遙想當年的雄姿。又或許，是在緬懷它曾經的主人——鄭和與那些勇士們吧。

「綠眉毛」古帆船在造型上，像一隻勇猛的大鳥。船頭非封閉的尖狀，而是中部凹陷，只在兩邊聳起尖角，像張開的鳥嘴，據說這樣可以減少風的阻力。在船頭的兩側，各有一隻凸出的鳥眼，流露着機警與勇猛。在眼睛上方的弦牆處，有一條像竹葉一樣鮮綠的裝飾，活像綠色的眉毛，故將這種船叫做「綠眉毛」。據說「綠眉毛」的雛形是將一條魚從背部縱向剖開，只讓魚肚連着。具有容積大，穩定行好的優點。此外，它的「疏桿硬篷」式帆，在一定程度上也優於當時西洋的方帆和三角帆。所以，它被鄭和選爲了坐騎，眞是浙江人的一個驕傲。

遊舟山，是去年十月。旅途的末段，我們在定海等車準備回家，看看時間，還有很多剩餘，那就去逛碼頭吧。節假日，定海碼頭異常繁忙。在附近的海面上，展示着許多仿古船，「桃花島」號、「鹿鼎記」號，還有「鑒眞」號，「朱家尖綠眉毛」號等，如果你歷史知識掌握得不夠全面，「桃花島」「鹿鼎記」這些名字雖耳熟能詳，對「鑒眞」也略有所聞，但對「朱家尖綠眉毛」可能就比較陌生了。所以，在喧囂的船來船往中，在人們浮華而忙不迭的目光中，我感到它是寂寞的。

曾經，在蒼茫的大海中，它循着星星的足跡，高揚着帆羽，瞪着敏銳的眼睛，乘風破浪，穿過狂瀾，載着鄭和與那些勇士們日夜兼程，是多麼的英勇與威武。而如今，所有的過往都成爲歷史，它卸去了昔日輝煌的戰袍，什麼標誌也不戴，一身素衣卧在餘暉的波影裡，像一位暮色中的老人，淡淡地望着浮世，經受着歷史之水的沖刷。我以爲，它便那樣在歷史的塵埃裡暮老作古了，但不想，有一天它，或者它的戰友，竟以那樣絢麗的身姿出現在世人面前，這，得感謝張藝謀。

在北京二〇〇八年第二十九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上，張藝謀通過美輪美奐的文藝表演，向世人展示了中國永久的歷史文化。而鄭和下西洋這一歷史性的輝煌也被作了詮釋。數千名藍衣演員舉起高大的船槳，用舞蹈語言與圖案符號訴說着曾經的歷史煙塵，威風凜凜，突然間，那些船槳組成了一隻古帆船圖案。那一刻，我想起了「綠眉毛」？那樣的造型，那突出的眼睛，是「綠眉毛」嗎？仔細看看，卻沒有那條標誌性的「綠眉毛」，或許，是「綠眉毛」曾經的戰友吧，不管怎樣，一時心中竟激動萬分。

也許，歷史的靜默並不代表它的淡出，只是在承載着一些記憶，它一但綻放，便會驚世駭俗。「綠眉毛」，亦是如此，它正站在歷史的浪峰上，雄姿英發，戰旗獵獵作響。只是，我們無暇去觀瞻它罷了，我們的目光，在忙些什麼呢？這彷彿是話題之外一個很值得思索的問題。

我的學生卡爾

黃艷梅

域外漫筆

北京奧運期間，志願者成了一道靚麗的風景，他們活躍在奧運會的每一個角落，無私地奉獻著自己的力量和愛心。其實志願者作爲一種社會公益文化，在世界各地都得到認同。

去年我曾被公司公派在美國學習了一段時間。爲了盡快適應在美生活，由美中交流協會組織我們與普通美國家庭聯誼，走進美國的街區、圖書館、體育館，一系列的社會活動，接待我們的全部是志願者，這使我也迫切地想通過當志願者來瞭解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我於是拿着推薦信和申請表到街區報名，經過面試和考核，我終於成爲一名志願者。卡爾是我服務的對象，他今年六十五歲，從福特汽車公司退休。老人精神矍鑠，非常熱愛中國文化，翌年打算去中國旅遊。他每天早上都到中文培訓班去上課，因爲年齡偏大，他學起來很費力，我的任務就是在他每天中文課結束後幫他鞏固所學的內容。

對於老外，中文最難學的就是漢語拼音中的聲調了。這可把卡爾難壞了，我每次講解示範，卡爾頻頻點頭，到他眞的開始練習，卻發出誰也聽不懂的音來。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給他做示範，可他依然憋紅了臉，張大了嘴，幾秒鐘之後，還是發出怪怪的音來，氣得我說不出話來。

看我半天不出聲，卡爾像做錯事的小孩一樣，連忙說對不起，看他這麼大年紀，光禿禿的頭頂上還沁出了汗，我只得耐着性子地教。好在卡爾是個極用功的「學生」，勤能補拙，他漸漸能用漢語拼音拼出簡單的漢字了。

在美國這段日子，教卡爾中文有時把我弄得「心力交瘁」，但我們也一起度過了不少快樂的時光。在我有意或無意向卡爾傳播中國文化時，卡爾也爲我打開了一扇瞭解美國的窗戶，他帶我去拜訪他的美國朋友，讓我感受到美國人熱愛家庭、積極向上的生活觀，他帶我到跳蚤市場去體驗普通美國老百姓的生活，教我做美國人最喜愛吃的炸雞，讓我對美國人的生活有了更全面的認識。

隨着時間的推移，卡爾已經能用中文和我簡單對話了，我也離開美國回到了家鄉。

回國後，我收到了卡爾的來信，他在信裡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對我這個來自遙遠東方的志願者表示衷心地感謝，並希望早日來到自己心馳神往的中國。

老舍與教書

成　健

人與事

一九一三年，十四歲的老舍考入北京師範學校，開始與教書結下難解難分之緣。一九一八年從北京師範畢業後，老舍到一所高等小學任校長，不久又被提升爲勸學員。一九二二年，他轉到天津教中學國文，兩年後遠渡重洋，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華語教師。一九二九年歸國途中，他又滯留在新加坡做過中學教師。三十年代，老舍先後應聘爲齊魯大學和青島大學教授，直至一九三六年辭去教職從事專業創作。對十八年曲折坎坷的教書生涯，老舍曾語出驚人，慨歎：「我不喜歡教書。」這或許是一個發人深省的話題。

對老舍來說，寫作是愉快的，教書是痛苦的。老舍自己這樣解釋：「一來我沒有淵博的學識，時時感到不安；二來是即使我能勝任教書，也不能給我像寫作那樣的愉快。」老舍對教書這一職業始終懷着相當強烈的責任感，生怕誤人子弟。他執教過從小學到大學的國文課程，在教學過程中一直在不斷充實和提高自己。他之所以爲做教師「感到痛苦」，就是因爲「既教書，就得賣力氣，不管自己的學識如何，總求無愧於心，這麼着，平日的時間便完全花費在上課和預備功課上，非到暑假不能拿筆寫自己的東西」。

老舍當初選擇師範學校也許是出自無奈，因爲家境貧寒，他只能進免費提供膳宿的北京師範學校讀書。但此後的事實證明，他對教書這一職業曾寄予過熱望，付出了努力。他說：「在我二十七歲以前，我的職業與趣味所在都是教書和辦學校。」勸學員是一個悠閒而且月俸優厚的職位，薪水是普通教員的兩倍多。老舍在擔任勸學員期間做了不少有益於地方教育的事情，但不久就因爲厭倦隨波逐流的官場周旋，寧肯放棄這個肥差，重又回到講台上。對於這一抉擇，老舍無怨無悔：「在金錢上，不用說，我受了很大的損失；在勞力上自然也要多受好多的累。可是我很快活：我又摸着了書本，一天到晚接觸的都是可愛的學生們。」

老舍從講台轉向文壇，他心中也自有一番苦辣酸甜。老舍強調：「這並不是說，作家比小學校校長的地位更高，任務更重，一定不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老舍離開濟南，就曾打算不再教書，這樣會有更多時間投入寫作，但當時專業作家的收入還不及教員收入的一半，爲了生計，他只好又到青島教了幾年書。

其實，僅個人愛好而言，寫作比教書在老舍心中佔有更重份量，豐富的社會閱歷和深厚的藝術修養，也使他自信從事文學創作的優勢大於教書，但這並非老舍改變職業的主要原因。是現實社會的黑暗，讓老舍感到無法在所謂「教育救國」的路上繼續走下去。即使在國外，「教員們似乎是一些高等工人，僱來的，出錢辦學的人們沒有把他們放在心裡。」失望之餘，老舍憤然拿起筆對醜惡現象予以有力的諷刺和控訴。這種創作動機，最初隱藏在一種寫寫玩玩的態度之下，而隨着思想的逐步成熟愈加明確。抗戰爆發後，他毅然投身於救亡圖存的洪流中，積極從事文化宣傳工作。四十年代在武漢，老舍曾因爲生活窘迫想到過重操舊業，再返講台，這樣可以獲得一定的生活保障，但他終於不肯爲此而擱下筆。他把手中的那枝筆當作武器，創作了大量宣傳抗戰的文藝作品，在全民族救亡圖存運動中發出了英勇的吼聲。

老舍沒有能夠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但歷史又把他推向了偉大作家的行列。在他人生的重大轉折點上，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是至高無上的選擇。老舍自身就是一本書，一本充滿艱辛與悲喜的書，一本關於中國知識分子探索人生的書，一本值得一代又一代人認眞閱讀的書。